

揮塵前錄

後錄

第三錄

餘話

五



揮麈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真如寺鍾樓

○高宗東符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鄒志全書 別本

○婁陟明上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車直道書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龍眠三李 李亮工伯時元中 ○宋惠直樂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以上條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宮

錢遜叔治宿州 打回學官新軍人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謁詹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不皆五異性

○王幼安草檄

○王稟徐微李邈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公卷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群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廷黃大本朱弁行狀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鎮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靠背交椅自梁仲謨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葬地一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陳師禹責降

万俟元忠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汪明遠宣諭荆襄

胡昉夸誕

尤延之博物洽聞

人揮塵第三錄總目終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李泰發寓書秦相

湯致遠帥浙東

孟仁仲上表

湯進之封慶國公

王權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王琪

揮麈第三錄卷之一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

明清

佛宇掛鐘之閣多虛其中蓋欲聲之透徹也

孝宗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鍾樓遊戲而僧徒先以遽陳覆空廳上悞履其上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國史所載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合一契焉

陳揆彥縕云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訪尤文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已酉之冬

高宗東狩四明登船涉嶮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殫考柰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僕射覺民為叅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曰得已酉年李方叔正民代

言詞掖從行航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  
顥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  
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日云中書舍人李正  
民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  
日下詔奉隆祐 太后六宫外泊六曹百司皆之  
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  
知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  
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  
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 御筆以固守建  
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羣臣  
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動即江  
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  
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  
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建康府松江  
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  
日 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 行在平江府十  
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  
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荆湖宣撫使  
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 行在乃改  
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 車駕離  
平江府十三日 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  
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

其人去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 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瓌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 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 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傳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 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 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鑿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

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叅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公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去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

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

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特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



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贄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制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去虜人已在西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去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為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石濟師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賈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荅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蕪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邀擊計徐

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去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兀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實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為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去八日張思正奏去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劔濟師而來力不能拒尔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為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為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去十七日到吉州又去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

緩急取 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  
去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 朝廷  
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爲  
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二萬緡知州事權  
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 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  
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  
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 朝廷雖遽命起  
復而邦彥已離邵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  
蘄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  
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  
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  
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  
納虜怒其少去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  
州陳杙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  
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蕪並  
無閔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  
及管待虜人馬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  
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  
至 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翥奏有光澤縣弓手  
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  
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通奏乞遣兵  
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

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蕪胡人所集舟舡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雷雨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令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易回延世相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旣移軍。朝廷議分遣其

將領率兵應授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旣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云耳。明備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勣旣以城降通判曾忘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旣不知其地勢又

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  
繇是 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 詔特  
贈忘直祕閣命其弟愆子密以官穎士遷兩官擢  
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  
亭縣間 龍艫已涉巨浸即運米十萬石以數大  
船轉海訪尋 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  
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與  
穎士者亦可謂竒績而忘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  
知之穎士福州人登進士弟紹興中爲刑部郎中  
輝敏求之孫後爲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忘南豐先  
生之孫密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

鄒志全旣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温益鍾正甫  
之困辱禍患憂畏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 召  
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噤不  
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太學生以書責之陳義  
甚高去珏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私  
切疑之以謂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之百餘年間  
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所得不過一二  
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名柰何反責其備  
哉及長式觀吏氏眇覲昔人特立獨行以自著見  
者甚衆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  
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於當年罕全令名著於史

氏鮮有定傳豈特賢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相與輔其不及之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是乃垂戒萬世欲全賢者之善此其所以不避僭易輒獻所疑於門下也其自爲兒童即聞閣下場屋之名及有知識又誦閣下場屋之文固以閣下爲當今辭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閣下也暨游太學在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閣下被遇 泰陵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遠謫方是之時其亦東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必問閣下兒孰似年今幾逢 天子之怒誰與解之家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下前此以言得罪者衆矣閣下之名獨隱然特出不知何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而然耶則天下所以侍閣下雅亦不爲不重矣 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直起居乃典文誥歲未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等罕見其比則天子所以望閣下雅亦不爲不大矣爰自入朝以來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閣下日以忠言摩 上不謂若今之爲起居舍人者止司記錄而已也不謂若今之爲中書舍人者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

間不過言一張寅亮之不可罪爾其佗不聞有所發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識之士私切疑之始閣下之爲博士不顧爵位力言經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之報也其爲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遠貶蠻徼非知有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言昔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所以疑也爲閣下解者曰閣下之不言以職非臺諫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故范希文爲祕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北面爲壽爲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廢爲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爲開封尹則言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必稱其愛君忠國不聞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處也爲閣下解者又曰閣下之不言以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百官之間雖日多才亦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言官相繼而逐豈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

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  
其君也則閤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閤下有正  
言之命人人相賀其君子曰爲我寄聲正言公柳  
宜城堅於守政不以久位爲心自謂舌不可禁故  
能全其名白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  
不衰故能全其節公其勿倚勿跛引 明主於三  
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爲我善祝  
正言公汲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絲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 朝廷今閤下未  
肯力言時事豈亦哀憐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豈  
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閤下上思

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數陳讜言以  
輔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閤下之功豈  
淺淺哉某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奔競之風往  
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鄉權貴雖有父兄之舊  
未嘗一登其門輒造門下以獻所疑非敢求之也  
蓋以 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所謂難得之時  
每欲自爲一書以獻又耻與覬覦恩賞者同受疑  
於世私念當今 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閤下者公  
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閤下者閤下不言誰爲 吾  
君言之故陳所疑以裨萬一狂易之罪誠無所逃  
然區區之意非獨爲閤下計也爲 朝廷計也非



獨爲 朝廷計爲天下計也未識能賜垂聽否志  
全繇是復進謹論曾文肅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  
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近日屢探賸其議論極通  
疏兼稍成時名願更優容 上云何可得它如此  
上又云宰相執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  
今作兩制已多時 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  
蓋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  
竄昭州此文肅手記云爾希范名珙後登第浸登  
華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  
時爲 中興之名臣子唐懿孫三傑也

先正有言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

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也

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

英祖入繼大

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

陛下一人而已恭惟

陛下克已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

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惟 陛下追念

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推

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

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昭仰違天鑒 藝祖在上莫

肯顧歆此

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

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  
陛下於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親秩  
親王使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  
廣選 宣祖 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 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  
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  
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此婁陟  
明上 高宗皇帝書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負  
才名游上庠有聲南度後始為上虞丞 大駕輶  
駐越上陟明扣閣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計之端  
上讀之大以歎寤富李申時為樞密從而薦之即  
令 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後造策名  
慷慨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深有大用之意未  
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擯其前任微罪廢棄以終  
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事之初實縱吏之  
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元年十一月也或云  
陟明被譴後還鄉值江漲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五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  
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同判理來謁毅  
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浸顯於朝矣處厚  
辟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於中山大忤  
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

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其賀啓云播告大  
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尉海內巖石之瞻  
帝溘俯臨輿情共慶共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  
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群邪以持百度始進  
陪於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  
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  
古惟二士澤于秦而聘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  
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  
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  
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竊慕馬敦敢希乎良鑒之  
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

之意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  
尚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  
改官制 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

無復畏避最後糾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和  
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既行  
之後祇合一題請給今亶仍舊用學士院厨錢蠟  
燭爲贓罪亶奏事殿中 神宗面諭亶亶力請付  
有司推治 詔送大理寺亶恃主遷盛隆自以無  
疵欲回推治益明白且 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  
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亶擊和甫而和甫  
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參大政亶若罪去

則禹玉必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觀望，佑禹玉鍛鍊，傳致固稱。曾作自盜賊，是時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餘人，咸言曾乃夾謀，非賊。罪明白，禹玉和甫從中助下，曾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抹曾。處厚不從，故曾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處厚小官，規動朝聽，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

皇嗣婁天，處厚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其墳墓。神宗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神

宗之世不用。

哲宗即位，禹玉為山陵使，辟處厚

掌牋表。禹玉薨，持正代為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言嘗到為乞用衆例，遷官不許。出知通利軍，後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你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

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僚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去雲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御名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采吳袖刺謁當規欲免采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

篇稱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為大人平生學業如此今何為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為大人子亦無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步剩給緡錢追之馳至進邸去邸吏方往閣門投文書適校俄頃時尔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為搢紳復讎禍首幾數十年因備叙之先人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公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

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稟無已便蒙許  
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蹠以  
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卽  
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隱括邢疾讀至有百餘字  
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  
略不經意旣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  
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輕諸公聞  
以上秦語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氣駁熏天士  
大夫爭先快覩而傳之今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  
明清考 國史及前輩所記卽嘗與蘇仁仲訓直  
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元豐五年受 詔脩 五

朝史爲中丞徐禧所沮寢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  
濡毫初亦不曾脩 英宗實錄也陳無已元祐三  
年始以東坡先生傳欽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  
自布衣起爲徐州教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  
亦未始預編摩也邢和叔元豐間雖爲崇文館校  
書郎不兼史局 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  
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脩撰不  
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  
壯輿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  
國朝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據而云義仲道原字也  
揮麈錄第三錄卷之一

揮塵第三錄卷之二

汝 陰 王 明清

李伯時法比元七路五  
世且好古博雅多取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為考古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  
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  
世且好古博雅多取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為考古  
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  
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納以先貴母相忘其  
後位俱不顯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  
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為德化縣  
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刑席  
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

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  
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為僉書  
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未存但記憶三聯云少  
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  
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逢  
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為東道且邀紅蓮之幕  
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  
于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  
籍甚惠直字子溫其子迺貺也紹興間鼎貴亦不  
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  
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  
仲寧使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妻止因開蘇內  
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  
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  
酒而從其請

**十**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  
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  
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  
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  
里抵一脩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

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  
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為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  
月積水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  
可名狀起居畢上喻去間卿是蘇軾之子善畫  
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  
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  
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齊極渥拜謝而下復循  
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  
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十一**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以  
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上引

此二事大不  
是為小坡與  
聖書卷之三



至深遂之所問勞 勤淫命喬貴妃者出焉 上  
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  
汝一識耳蓋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  
禁故爾取七寶盃令喬手擊滿酌并以盃賜之外  
祖拜祝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寶盃猶及見之今不  
知流落何所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  
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遜叔先已聞  
之至是衆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左右言  
似不須如此遜叔笑去彼中打將來此間打迴去  
蘇仁仲六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  
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  
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  
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  
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夫貴疏封瀛  
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舊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沒  
張作詩以哭去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閑空傳三  
壺輿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矣後四十年靖康之  
變張從 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唐朱中靖筆錄所  
記 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議張夫人者即其人  
也年八十餘終先嫌子六

秦賊幸已  
又得裕乃  
馬併而給  
而乃之也  
今所成也  
其好所傳  
以者乃位  
乃無在致  
而乃多喜  
仍邪

劉季高未達時詹安世度帥中山以負其美王履  
道書往謁之既至彼館勞甚至酒食游戲徵逐無  
虛日而略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斥留連  
逾月季高興懷歸之念因漫扣之詹去足下之來  
何幹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留耶少刻便令差  
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迺回三日之間餽

**主** 饒稠豐所得凡萬緡去姚令則云

靖康丙午真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恣其號舞  
妄有易置時秦會之為御史中丞陳議狀去檜切  
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 宋身為禁從職當臺諫  
荷 國厚恩甚媿無報今大金重擁甲兵臨已拔

四二二二二

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滅 宋  
易姓檜忘身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  
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 祖宗以至 嗣君一百  
七十餘年功德其業比隆漢唐實異兩晉項綠茲  
日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  
被禍京都失守 嗣君皇帝致躬出郊媶求和於  
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  
居民之所積追取 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  
地共為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斯盟致 二主  
銜怨 廟社將傾為臣之義安得忍死而不論哉  
自 宋之於中國號令 一統綿地數萬里覆載之

內疆場爲天子孫蕃衍充荆四海德澤在外百姓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新室篡奪東漢中興於白水東漢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爲朱溫竊取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根基堅固雖陵遲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窺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勒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以篡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藩籬之地以贍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 宋之有天下 九世宥德比隆漢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 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滅 大宋以報其怨爾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 大宋共爲之也 大宋旣滅大金得不防閑其人乎頃者 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爲計者必又曰

滅宋之國在絕兩河懷舊之恩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滅宋徒使宋人之宗屬賢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雖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域也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祚報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雖中原英雄亦將復報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爲元帥言廢立之義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群議深思國計以辯之於朝若或有讒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之義適貽患於異日矣又况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土地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宜僞許而從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讎間之論矜一己之功其於國計亦去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鑒哉自古兵之強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劉於

李矩數千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泐於淝水之孤  
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  
境征伐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  
習兵革 中國承平百年士卒弛練將佐不得其  
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  
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  
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代无  
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  
張邦昌者在 上皇時專事燕游不務規諫附會  
權倖之臣共爲蠹 國之政今日 社稷傾危生  
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

方疾之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  
必共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  
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滅 宋而立邦昌者則京  
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  
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越之誅戮族  
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  
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 大宋  
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皇恐懇告之至第二  
狀去檜已具狀申大元帥府外有不盡之意不敢  
自隱今更忍死瀝血上千台聽伏念 前主皇帝  
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繼絕惟在元帥

皇太子自馬中

不然則有監國 皇太子自 前主恭命出郊以

來鎮撫居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民望若不

容檜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 祖宗並

无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

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

得甦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 祖

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

婦未忍忘之又况檜等世食君祿方今 主辱臣

憂之時上為 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

死伏望 台慈更賜矜察無任哀懇痛切皇恐隕

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蘇著廷藻去頃為秦之

孫增客因傳其本詞意忠厚文亦甚奇使會之誠

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 上專殺尚威則謂

非賢可乎昔人有詩去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

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 欽宗命王

幼安襄為西道摠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為揀援幼

安辟先人為幹當公事先人為草檄文晁四丈以

以道讀之激賞不已去此出師表也今錄于後叛

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汙隆忠義者臣子之大方

道無今古矧黃屋有陪危之慮而赤縣無援助之

師念 聖神施德於 九朝方黎度痛心於四海

敢緣尺牘盡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圍於平城文皇  
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吞聲蓋自竹帛已來  
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夷之肆暴豈人謀神理  
之能容蠢彼小羗尤爲遺燼聲教僅通於上國名  
號不齒於四夷緣威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  
聖上天臨萬宇子育群生宵憂兼夷夏之心夕惕  
紹祖宗之業宣恩屈已猶負固以跳梁繼好息  
民更執迷而猖蹶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  
畿旣邊圍之弛防又廟堂之失策窺竄旁吞於黑  
水攬搶直拂於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  
里之境鯨鯢我郡邑魚鼈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  
焰天之勢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寃赤子何辜蒼  
天不弔冠攘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萬計  
然而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傳  
城之衆能接歲而再至旣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  
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內潰有強隣之侵衆心  
自離外隳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匪惟  
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穿屋情  
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息游魂於  
城下已叩閭請命於軍中而况六師用壯以方張  
諸將不謀而問會能罷之旅則帶甲百萬駟騏驎之  
足則有騾三千人知逆順而四面聲馳士識恩讎

而方萬響動務施遠略必解長圍速勞貔虎之師  
盡掃犬羊之衆嘯聚之黨將就戮除唯類之徒尋  
當殄滅消時並進旨日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  
庭之血誠開金石霽雲射浮圖之軌盍思古人謂  
誓死起救於將顛勿令後日譏擁兵坐觀而不赴  
某恭被眷筭外總戎昭籌筆非良敢效流馬之運  
輪蹄並進盡提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塗舳舻  
銜尾於淮海已浮楚澤前壓師濱誓資衛社之何  
盟共濟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  
聽鳥鳥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 王室各奉

天威誓爲唇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某官誠  
深體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懼於夷虜  
決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淹時之  
久雪 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橫流勢方万全士  
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魑魍之形萬里塵清永肅  
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後在我鼓行而請寶涕而

也言至誠斯盡

竊惟 國家道得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  
器宇各霑恩澤 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群臣之恩  
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貴其盡節死職以忠  
報 朝廷伏見頃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之  
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不論



之 朝廷寔慮忠臣義士銜冤負憤無以自明太  
原總管王稟當虜人作難之時在圍城中奮忠城  
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領輕騎出  
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  
十方徐引歸率以爲常宣撫使張孝純視城之危  
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之率所將刀手五  
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論曰汝等欲官否衆曰  
然稟曰惟 朝廷立功則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賞  
否衆曰然稟曰惟 朝廷禦敵則賞可致且曰汝  
等旣欲官又欲賞宜且宣力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  
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群卒舉刀曰願以此  
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  
曰宣撫與衆監司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  
孝純自後絕口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  
稟矣又於守城過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  
計見攻稟候其來必以意麾解之後圍益急民益  
困倉庫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  
致糞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旣竭外援不至城旣陷  
父子背負 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  
知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嬰城  
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旣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臂  
疾呼獨用方矢斧鉞盡殺先登者衆見知軍如此

氣乃復振虜亦稍卻後爲監門官宣贊舍人石贊  
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柰何遂置妻妾兒女於空  
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劍坐廳事前虜人至者皆手  
刃之須臾積尸多虜衆群至遂爲所擒酋長賞其  
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  
與酒令飲既授酒以盃擲虜面曰我尚飲虜賊酒  
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  
死罵聲不絕又有真定帥臣李邈城破被虜復令  
作帥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邈  
無耻復受官爵有何面見 朝廷及一城阜老乎  
卒不肯受尋之燕山虜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略不

三十一

少屈又不肯去頂髮虜人責之邈髮而爲僧謂曰  
更以二分潤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  
變言笑如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 皇帝  
以死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爲之流涕  
此三者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  
當是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稟董風節如此  
質之古人誠未多得慮 朝廷未能究之使忠義  
之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稟  
等忠烈寵之爵命葬之衮服建祠以圖其像載事  
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割付  
史官以獎忠孝少萬偷俗之弊右此紙頃歲得之

故人蔡芑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憤激切故用錄之曰而夷考三人行事稟開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賚甚腴擢其子為樞密院屬官曾丞相懷即其壻也徵言衢州人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程致道為作誌銘邀臨江軍人名儒中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為監司與蔡元長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謚忠壯有道處士迥之兄也

**六** 建炎已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雲川郡守梁端會禹客謀之外祖曾公卷在坐眾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

疑者間數日二兇取兵公請械擊使人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真守白發其忠詔進職二等赴闕全真奏議集中載其

**七** 薦牘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書千文略云崇寧初在零陵見黃九丈曾直去元祐中東坡先生錢四丈穆父節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坡賞之不巳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迹尔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始得藏真自叙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也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姝麗  
建奕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真州而爲  
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復  
爲賊之潰黨十餘人所略同時被虜儕類六十輩  
姿色皆勝歐之入村落聞無人迹之境悉置一古  
廟中每至未曉則群盜皆出扃鑰甚固至深夜迺  
歸必携金繒酒肉而來蓋推埋得之逾旬無計可  
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嗽咳之音諸婦出隙中  
窺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即呼來隔扉與之語男子  
去我荷擔于此所謂貨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  
以求生路許以厚圖報謝其人復去此距巡檢司

才十餘里吾當亟往告之以營拯若等公夕必濟  
幸無怖也何用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  
聲甚振迺巡檢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  
者詢婦輩各言門閤皆名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  
津送其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雋  
道端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爲明清言之  
向伯恭爲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劉  
逵賫偽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逵于獄遣官  
奉表勸進 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東 上之知  
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胡仁  
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字彥思

婺州人也爲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至邑邑令  
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而走事定伯  
恭爲言于 朝詔換文資後終於朝請大夫子亦  
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游從所厚者也先人嘗  
以詩著其節誼淳熙戊申冬明清調官于臨安解  
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其父前績祈造化于  
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立談間迺指明清爲引  
證舊聞益公將上得 旨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弟有材略建炎初爲兩浙  
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 大駕駐  
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汙者

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  
頗肆殘酷軍民怨憤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帥其眾  
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廳呼  
卒徒安尉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卹致汝輩所以  
爲此我當爲汝等守印請于 朝別羨慈祥愷悌  
之人來拊此一方群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牘未及  
徹 聞而 朝廷已聞 詔遣大軍往討之矣先  
是王淵在京爲小官時狎露臺娼周者稔其亂後  
爲叔近所得携歸家淵每對人切齒是時適淵爲  
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爲淵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  
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廷淵去趙叔近在彼張默

解其指將次秀境叔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即叱令供折方下筆而群刁悉前斷其右臂叔近號呼曰我宗室也衆去汝既從逆何去宗室已折首于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城以距敵縱火歐略一郡之內喋血荼毒翌日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闕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娼以獻于淵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自取之張去父既不取其焉敢耶時韓在旁淵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以寵雙爲韓生子韓既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朝廷

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 詔特贈集英殿修撰制詞去士有以權濟事當時賴之未幾姦人圖之于今公議歸之此 朕所深悼者也可無終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嘉禾適所臨典旁近部狂狡三發悉賴爾以定一方怙然而適與禍會可謂真不幸矣御史以寃狀聞 朕用盡傷追禁論譏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 鄒浩然云

揮麈第三錄卷之三

汝 陰 王 明清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檢無家可歸  
 從張懷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  
 范信中往說諸選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聞從京  
 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  
 廷傲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  
 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纍纍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  
 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名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  
 隸輩與之共載既相款洽忽自去我開封府捉事  
 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否近以通謀為逆事露  
 官遣我捕之君其為我物色焉廷略不露其蹤跡  
 次臨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間建炎初 思陵  
 中興應天廼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  
 對稱 旨自韋布授京秩直祕閣借侍從以行將  
 命有指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  
 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涇郡併進直於  
 清班已酉歲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 大駕已  
 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軍民廼共推  
 誨領郡適虜寨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  
 計事有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為眾所殺時有黃  
 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條劾丁晉公賂海

商遣表之計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玄自謂不出  
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宮  
之功果爲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  
長竟得弗誅大本已酉歲亦以上書補京官假朝  
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既歸爲池州貴池縣丞  
坐贓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爲地使元長  
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  
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  
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去事大夫之賢  
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  
公卿間 六飛在惟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閣門

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  
之歸賣表于 上去節上之旌盡落口中之舌徒  
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鬣而莫逮淡灑  
冰天 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歲  
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  
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  
以其族人爲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  
于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  
多出於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爲輜軒唱

和集去歲 朝廷錄其孫爲文學士

明清頃有沈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 高宗去近有



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為劉稼用事可怪必先奏去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居去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將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 陛下裁之 上云如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便與一差遣召來蓋子韶廷試策流播偽齊人悉諷誦故傳疑焉翌日降

**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既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趙元鎮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鎮為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

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

建炎四年四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為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為佛事群僧請懺悔之詞于許廼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斯出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諾責而逐之

李元度云

紹興初梁仲謨汝嘉丑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為荷葉且以一柄挿于葉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為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九在半空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

備焉莫不歎伏而謝之今達官者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辯宣仁聖烈誣謗以進  
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  
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陛下踐  
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  
功誅姦臣貪天之慝赫然威斷風動天下薄海  
內外鼓舞懽呼小臣么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  
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閣以陳蓋自紹聖以  
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為滔天之謗上及宣  
仁先臣某方位樞筦論議為多臣於家庭之間固  
已與聞其略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為詳盡其後蔡  
謂繳文及甫等偽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當時用  
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實傾搖  
廢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賴哲宗皇帝天姿  
仁孝洞照謬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  
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  
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宣仁  
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  
心乞宣諭三省於詔命之中推明太母德  
意時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  
京以謂不誅楚邱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  
以謂就令楚邱有謀亦當涵容闊略豈唯傷

先帝篤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 宣仁上累

聖德時 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

云 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 太母愛孫之慈

初無間隙 哲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 太上

皇帝踐祚 欽聖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

省言元祐廢立之事 欽聖云寬他孃孃豈有此

意又云無此事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

欽聖受遺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

息驚嗟形於 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逮崇寧

之後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寘之死地一

南三卷三

時忠良相繼貶竄方遂其指鹿為馬之計豈復以

投鼠忌器為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至與蔡懋等

撰造宮禁語言事跡加誣 欽聖欺罔 上皇以

誑惑眾聽 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

不得伸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

是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

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 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

况 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

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欺必至之

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 三朝正論伏望

聖慈萬機之暇特賜 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

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 哲宗仁孝之德初無疑似 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年間止緣二三姦臣賊子興訛造訕以報 簾幃之怨貪天之力以掩 巍巍之功使 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誣譏今者考正是非誅鉏謗讟陰霾蔽蝕之際然後赫然 日月之光旁燭四海焜耀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 三

**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誅堯

五十一

叟去僕去歲在羗廬正覩岳侯葬母儀衛其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爲僕言岳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旣同龍虎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子其識之今迺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樞密迺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十子輔道旣罹橫逆而有名字者爲開封幕過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簷瓊冰柱折墜穿頂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勲德之裔 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直內閣炎弼二子萬全萬樞令皆正郎而諸位登進士第者接踵岳非辜之後凡三十年滿

洗冤誣諸子若孫驟從縲紲進躡清華昔日之言猶在耳也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蒲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薦為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使者韓球按其贓汗鉅萬奏牘既上雖秦亦不能掩僅止罷紉人亦快之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

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去去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李平叔云

鄭亨仲剛中為川陝宣撫節制諸將極為尊嚴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堦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乞講釣敵之禮吏以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堦墀之儀不可易也璘皇恐聽命人皆躄之

武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窓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窓中窺見秦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瀝悽然其憐之呼入令小榻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詳復詢士之姓名士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即官顯絕不相聞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爲台州知錄老不任事太守張侂對移爲黃巖主簿無慘之甚時秦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頰解事謂曰審爾何不慢愬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末句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與念以刪定官召之尋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以爲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闕帥即擢次對制闕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沒始奪其

職云

方務德帥荆南有寓客張黜者廼魏公之族子出其廼翁所記建炎荆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是時朝廷方經理北虜未

暇討捕群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効順  
朝廷著名青史勿墜丹書為天下笑彥舟感悟與  
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太尉須立勞  
効庶為 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之叔父也目  
今去 朝廷甚遠俟見太尉立功當為引領頭目  
入入川叅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何彥舟云甚好  
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聞朝夕取道襄陽以  
歸比界待與攔截勦殺以圖報國張云此項虜寇  
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  
有賊徒鍾相衆號四十萬乃 國家腹心之疾太  
尉儻能平此 朝廷必喜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

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  
其出師一戰而勝賊徒奔潰張遂與彥舟具立功  
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  
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  
湖南劫掠張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  
肯相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  
夔州不為鹵掠之計以俟 朝命張行未及宣撫  
司數舍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  
之族兄者從而攫金張荅以此行止為 朝廷寬  
顧憂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閑錢相助其人不  
悅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為張受三賊賂甚厚其

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乳  
產計部由以彥舟爲主帥且令屯駐荆南使之彈  
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荆湖之人復耕桑之業魏  
公悉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駐大失望  
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信其誠心遂  
率衆渡淮降虜紹興初揚么復嘯聚鍾相餘黨二  
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蹂踐過半至今州  
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駐軍夔州後遇劉季  
高自蜀被召趨 朝携降書入奏 朝廷大喜季  
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張自叙云尔不欲  
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越  
人也晚得一婢甚憐寵之一旦辭去遂爲天章寺  
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終湯時  
帥長沙有過客爲湯言之且悲且憤識之曾中明  
午湯易帥浙東入境即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  
禽主僧決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範者與婢一舸  
自東去已逾月被撻之髡入院蓋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興之初  
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槍擻之後安輯  
經理美効甚著適秦會之自北方還 朝素懷眦  
睚以它罪坐師禹貶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既

湯致遠 鵬舉 梁仲寬 陳師禹 汝錫 處州 人 也 以 才 猷 宣 力 于 中 興 之 初 高 宗 自 四 明 還 會 稽 領 帥 浙 東 當 槍 擻 之 後 安 輯 經 理 美 効 甚 著 適 秦 會 之 自 北 方 還 朝 素 懷 眦 睚 以 它 罪 坐 師 禹 貶 單 州 團 練 副 使 漳 州 安 置 既



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晨起鼓帥于衆曰  
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喏而散師禹不  
免僱賃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英爲帥厲在  
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十八年昭祖以  
吏部郎出爲參謀官朱禮者巴爲大吏適湯致遠  
來爲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藩未久昭祖白其事  
于湯令搜訪其姦賊黥竄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

**次** 師黥也

吳械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浮湛州  
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仁仲  
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謝

九十五

三

四

上表中令譏刺 詔令分析仁仲辯數以謂之弃  
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  
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新任繇是廢

**元** 片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汪明遠澈任衡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 朝從  
秦會之仍求舊求舊闕詞甚懇到秦問何苦欲此  
汪去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  
疑之不與廼以沅州教授處之既不遂意而地偏  
且遠汪家素貧稱貧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井邑  
之荒涼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怒秦而不敢  
言也適方俟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置歸後

徙沅江汪日謁之投分甚懽日夕往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万俟還朝繼而大拜首加薦引力爲之地入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去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爲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似此等者亦乞盡令除放高宗嘉納且諭秦丞相而稱獎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與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殂遂免

紹興已知陳瑩中追謚忠肅其子應之正同適爲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去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邪應之曰先人建中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初又以爲何人也李泰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鄰之居有李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趨令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崔一隸遣往會稽授書于泰發家既至越泰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參政今在何所遠

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泰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如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趨并王法司赴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近俱就逮後體究得泰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懵然不知亦勒認贓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彥領兵號二十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制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鄂亦出師入北界

逆亮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將皆全壁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畏懼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制以北人爲兵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

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蓋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 國家養汝輩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逐軍旗号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

軍死此却將其軍馬與 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 國家保江却自往 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筭軍馬渡江有歿後者必為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為護 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 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騎遂令護 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筭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為樞密行府押詣 朝廷竄于海外

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永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 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去

**四**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 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

**四**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四**前錄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初封湯始疑以爲未然於史館檢閱然後封章其所上劄子迺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爲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嘗受而失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四**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懽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

在於何時邪明清去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聖初  
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  
丈去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揭宿于  
中元章即命彩飾建鵠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  
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  
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  
內相營謀獲免聞有自製殿贊恨未見之尤即從  
袖間出文書迺元章所書贊也去才方得之公可  
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彤言稱道于稠人廣衆  
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槩所畫重  
屏圖 祐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  
坐者指以相問去此何人邪明清去頃歲大父牧  
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  
此繪容即其人文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  
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  
似面兒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  
賞激繼而明清正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去遂  
初陳迹遽淒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  
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  
話何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別迹 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  
俯仰顧眄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洒

然記憶舊聞纂揮塵後錄既幸成編去歲請外  
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曾次  
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塵  
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  
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  
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  
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亭

揮塵第三錄卷之三





